四書釋地補

四書釋地序

釋地之名見於爾雅然考爾雅所釋僅僅九州十藪之大至於八陵惟北陵西隃鄒景純註即鴈門山也餘陵無注而所謂陵莫大於加陵者直註曰今所在未聞蓋闕疑也地理之可考者禹貢職方見於經前後漢地理志見於史〔補註 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其他太平寰宇記〔補註 一百九十三卷宋樂史撰地理之書至是記錄詳而體例大變〕括地志〔補註 五百五十篇序畧五卷唐魏王泰等撰其載六朝時地理書甚多此長於元和郡縣圖志〕以元和郡國志〔補註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古輿記中存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九域志〔補註 元豐九域志十卷宋王存等奉敕撰體例

詳於元和太平興國二志三輔黃圖補註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漢代三輔古跡而於宮殿苑囿之制條分縷析尤爲詳備諸書猶稍近古然以今郡縣按之不合者多酈道元注水經補註四十卷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最稱專門而其間自相抵梧往往而有何則自三代迄今陵谷變遷城郭隳陂加之地名沿革變易不常刻舟而求未免殽譌亦勢使之然也朱子大儒其註四書傳詩每云地名邑名不詳其所在或云未知是否豈僅斤斤然眷重傳疑或亦以吾儒窮經應用之學有更大且亟於是者耶吾友閻百詩氏積學耆古於漢唐

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所著四書釋地一書考索詳博辨據明晳毅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卓識其間如釋止嬴而證孟子行三年之喪補註梯是庵大中云反齊止嬴解者謂餘哀未忘固歸聽說近太原閻氏引列女傳以爲孟子仕齊歸葬于魯三年免喪然後復至齊據此則止嬴句爲贅設充虞之問不應在三年後且三年前此亦不得云前月也嶲山公某云孟子止于嬴閻氏證孝子於喪不言諸義某謂凶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了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按此雖好與閻氏辨難然謂孟子行三年喪自是確不可易明許竹厓仁曰夫以葬魯未幾而即反于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末嘗終喪于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于葬魯之後更無餘事乃至在途止嬴

而可問耶郎仁寶瑛遂謂此說誠獨見然亦萬章之釋徒交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竊謂二說皆非是墦間而證墓祭爲古禮實可補先儒傳註所未及然則是書豈可廢哉百詩請予序至六七而益勤予簿領卒卒未暇以爲也曾以公事將于役海壖篷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而還之知未必有當百詩意也康熙戊寅九月既望商邱宋犖朱竹垞商邱宋氏家乘序云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邱本瀏斟火正閼伯之墟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邱之族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又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頊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公府無事恒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扢風雅審定圖書題於毘陵舟次

漢儒註疏羽翼經傳然非博極羣書而又具尚論卓識者其孰能發千古之蒙而定千秋之是乎太原閻百詩先生生平讀書積苦等身【補註】宋史賈黃中傳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按此言其多其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久為海內博物君子【補註】昭元年傳所珍重今年春予留眞州舊館閻子信藏時相過從得復見四書釋地又續三續二篇半屬草藁【補註】史記屈原列傳草藁未定索隱曰崔浩謂發始造端信藏迻然揮涕而請曰先祖徵君一生心血具在於是林不肖不克仰成先志夙夜抱告倘藉先生力倡引同志用佽剞

剛感且不朽予因慫慂【補注】方言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而贊襄之閱數月工竣嗟夫人生未竟之事賴後人繼述而成者多矣況已經手定之書子若孫苟目為不急因循時日以致湮沒而矯語人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補注】史馬遷報任少卿書其人固不可知之人也不亦危乎信歟眞不愧徵君之哲孫也已至其書之更有功於詁疏天下後世好古者自知之予小子何容贊一辭焉【補注】史記孔子世家爰誌其書成歲月而標之簡端時乾隆癸亥嘉平月旦日歙州程崟謹識

功令以四書集註範天下士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俾師無異教人無異學意至善也然集註一書詳於義理而畧于土地人物訓詁典制吾鄉閻潛邱徵君以爲未盡乃作四書釋地書凡三續始釋地繼釋人物繼及訓詁典制其於集註或申其義或裨其缺或匡其失識者以爲紫陽功臣信哉山陰樊生讀其書而善之又以爲未盡也乃上裒

聖制旁采羣書谹以已見作釋地補於閻氏書或申之或裨之或匡之其中如謂覲禮之宫郎明堂犁㸙當爲

奴戮五畝之宅無在田在邑之分五十七十百畝由尺度之不一以及畫晝之非一地鼓瑟之不必倚歌耕莘非神降之莘孟子之白圭與魏文侯時之白圭非一人類皆精確不可易葢亦閻氏之功臣矣且夫聖人之道至大而其世之去今甚遠大而且遠則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盡是以四子之書至今日而益明非以治之愈衆而研之愈精歟善夫閻氏之言曰書猶天也天無窮聖人之書亦無窮故雖合古今之賢哲各竭其學識才力以求聖人之書而終不足以盡其崖畧然明知其無

窮而必俛焉孳孳各竭其學識才力以求萬一之是者則以無窮者天昭昭者亦天儒者之一得有時能使聖人之奧旨數千年莫之喻者一朝若發矇焉然則生之爲此其亦足尚也哉抑考徵君之作釋地也初僅五十七則而已旣而續之至於再至於三蓋先民積學之勤覺世之篤至老不倦也如是今生年甚盛志甚銳由是以往讀書愈博友士愈衆閱天下義理愈多而論古也愈精以確其所以闡繹古訓啓迪後賢者且將倍蓰於今之所補而未有已焉僕雖老矣尚能爲生序之嘉慶

二十有一年歲在柔兆困敦二月初吉浙江督學使者

山陽汪廷珍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尚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于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

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釋地

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考蓋補紫陽夫子之不備也然詩序而不斷甚至兩說並存【補注】詩地理考六卷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傳註凡有涉于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聯綴成編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蒐加一辭以折衷其與每僞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逃遁余故矯之作四書地理考得若干條【補注】禮記曲禮疏古者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曰若干也以示里中諸子戒以爲善遂開雕吳門憶爾雅篇目有釋地杜氏有春

秋釋地〔補註〕此即釋例十五卷土地名篇也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起于宋衞過于垂攷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畧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爰易地理考曰釋地云太原閻若璩〔補註〕按徵君閻氏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毛西河遊杏西草堂詩云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是也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寧前兵備道參議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郡學生母丁孺人名仙芳字少姿亦知書自顛讀書楚什兒閻閻氏自六歲入小學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十五歲冬夜讀書憤悶下堅坐沈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闢屏障隨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爲弟子名流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十七年應試科不第二七年從徐尚書乾學歸崑山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十餘年中著書八種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

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遂以疾没
于康熙甲申六月八日
世宗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舊史曰若
璩没後
世宗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
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目

蓋　嬴

雪宮　石門補註又見又續

闕里補註又見又續三續　武城

泰山北海　淇河西

漯滄浿　南陽

平陸　　靈邱

騈邑三百　　畢郢見補註又

明堂靈臺　　虞虢又續

溱洧　　陽城箕山之陰

文王囿七十里　　幽州

祟山　　屈產之乘

傅巖　　孫叔敖海濱

莒父中牟　　南山

淇竹　　邦畿千里

四書釋地目錄

四書釋地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蓋

【原】孟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卻於前云齊下邑【補註】趙註蓋齊下邑也後云陳氏食采邑【補註】趙註食采於蓋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補註】困學紀聞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

原邑而共食之補註宣十二年正義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畿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補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註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池泗字之誤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沂水出註左傳會於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春秋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莊七年文姜會齊侯於防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隱六年公及齊侯盟於艾

因思一蓋也而洙之入沂之出防之會艾之盟皆於其
地則當時蓋洵大矣故以牛爲王馴下邑王驩治之其
稱蓋大夫也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諸梁以
食采於葉名葉公宋左師向戌以食采於合名合左師
之類只牛爲卿族私邑陳氏世有之雖水經注引孟子
兄戴祿萬鍾無蓋字要以王陳之其食於蓋無異趙先
狐陽之其食於溫原但驩非孟子所與言戴亦仲子所
不義縱不若趙同先穀陽處父之見殺於晉然僅比狐
溱之食采於溫而已則二子固不能如衰之文尤難比

烈於原軫也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晉文公問守原詩云趙衰有功者斯任自可當又原軫論曰報施救患仁也取威定霸義也分用界宋智也中軍橫擊勇也若軫者其猶不愧古之名將也歟

臣琥

原 余嘗受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諒訟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爲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二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甚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

於此補註以下第一篇主往齊拜賜言猶沿鄒氏之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賵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

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覯左袒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邱瑛七修類稾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補註哀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至於嬴十五年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隸魯嬴縣故城今在山東泰安州萊蕪南五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

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沒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貴之行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以第二篇主終喪仕齊言益見閻氏之精

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

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沒於齊也然則旣沒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非遽也【補註】三遷志周愼靚王二年壬寅孟子五十四歲去魏適齊三年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四年甲辰五十六歲母仉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五年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六年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爲客卿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

有指最遠者前日顯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目耶或詰曰充虞語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

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補注】按魏書高祖文帝紀及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可謂居喪盡善矣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謂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微乎爾曰微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

也然則當孟子母沒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遺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耶郝氏之誤解可足據耶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耶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舍胡曰有而即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上見僖

補註 以

本傳傳尚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耶賢者仍指人君言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宜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蓋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補文選謝惠連雪賦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注

曰雪宮離宮名也與趙注同明一統志雪宮在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存焉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

石門

原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傅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類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庳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

補 水經濟水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非

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

門參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補註見章懷蔡邕傳註

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

補註按濳邱劄記子路歸魯視家此說本之石企齋而閻氏始悟爲孔子使云甫抵城而門已

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詗

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

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

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

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補水經注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石宋本石作又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

闕里

原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

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而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補註】杭董浦馮山公傳云某謂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按萬歷刊本王莽傳無此字東漢後方盛稱之【補註】見魏志文帝紀及南史劉瓛傳舊唐書孔穎達傳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補註】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補註】見隸釋以令日拜闕孔

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踶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既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謬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

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刪而存之有以夫

補 朱竹垞答閻徵君書云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耳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

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為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

夫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

武城

【原】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講義為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嘗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旣并吳商魯之間【補註】吳語夫差闕深溝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及悟春秋四書穀【補注】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補注】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爲管仲也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補】左傳稱武城者一晉地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是一楚地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成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襄九年秦伐晉楚子

師於武城以爲泰援是一稱地包注魯下邑吳氏程曰魯下邑附鄙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襄十九年城武城昭二十三年公孫鉏欲自武城還哀八年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十一年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是按此與論語所稱並南武城即後漢志泰山郡南城

高宗聖製詩三集望南城山志傳曾子侍父處云古鄫城南聳碧峋卜居養志樂闇闇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君子學道則愛人論曰惟君子本仁義之心行禮樂之政雖蕞爾之邑以聖門之徒

治之隨所用而輒效故弦歌之聲不絕於武城括地志武城在兗州即南城也後漢志南城故屬東海注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城縣按元和郡國志南城縣城在瑯邪郡沂州費縣南九十里史記齊威王使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

泰山北海

原 禹貢海岱惟青州 補註 書孔傳齊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北有渤海 補註 史記蘇秦列傳 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 補註 史記齊太公世家 降至漢景帝猶道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 補註 漢地理志 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 補註 僖四年 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

廟岱在其西北【補註】後漢郡國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補註】禮器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原】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補 史記衞康叔世家封康叔為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按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即所謂淇水在右矣河水逕其東即北流河矣是為河淇之間自河以西至淇已盡衞地水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有新聲靡樂闕氏以善謳謂鄭衞之聲也即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所謂新聲靡樂者乎

漯滄浪

原 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補註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東北至千乘補註青州府高苑縣入海不

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補註濟南府禹城縣）之漯水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盡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補註毛晃禹貢指南武當今均州）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補註水經沔水注）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補註括地志漢水至均州為滄浪水按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頗為朱子正其譌誤者（補註程是庵四書選箋亦引葉

夢得語以正之

補按地理今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注其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閻氏不以漯屬高唐何與又按滄浪水即漢水下流自禹貢及離騷孟子皆以四字成文金仁山因滄浪之歌乃在荆楚則風謠之

傳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謂夫子
自葉之漢而聞孺子之歌今鼎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
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
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
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
相通

南陽

原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
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

遂有南陽邑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補註孫疏亦云在齊之南

補全謝山云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然南陽即汶陽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齊魯之界據

泰山則陽魯陰齊據汶水則齊南魯北全氏謂南陽即汶陽說正與閻氏合程是庵曰四書備考引南陽府之南陽縣誤

華嶽

原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補註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嶽山在今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補註邵氏正義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以該五岳邦畿

喬嶽四方所仰此東岱北恒南衡所謂三面環拱也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原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補註 趙云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又使有司執其父即書執拘之執

補 書禹貢青州海濱廣斥孔傳濱涯也孔疏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周禮地官調人父之讎辟諸海外賈疏近則青州遼東按皐陶欲執其父是即

父之讎也然則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也固宜

水滸

原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猶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

補註詩鄭箋水字亦本史記指沮漆

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叙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北可以達岐

補註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亦述雍錄指渭水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原 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今商邱縣穀熟鎮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補 有莘與莘不同春秋左氏傳以莘名者四以有莘名者一如桓十年使盜待諸莘衛地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蔡地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地成二年師從齊師

於莘齊地惟僖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彙纂云有莘之虛杜注故國名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趙岐孟子注有莘國名集注則云莘國名阮儀徵浙江解經錄曰孟子疏引神降于莘解伊尹之有莘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閻氏四書釋地據此定為伊尹所耕之莘字又作㜪列女傳湯妃有莘是也左傳神降于莘乃虢地今陝縣硤石鎮西十五里莘原

是也與有莘之莘相去遠矣按莘字作㜪見列女傳毋儀篇與路史同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有侁距太姒國漢郃陽更遠

匡

原禮記檀弓疏曰陽虎補註邢疏陽貨名虎字貨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補註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楊倞註倛方相也其首蒙倛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七修類稾夫子如蒙倛虎亦如蒙倛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是解孔子世家

顏刻爲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

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補註】僖十五年經遂次於匡杜註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補】左氏定六年傳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史記正義引琴操作穿垣因悟往不假道於衞還復穿城過之斯時虎實帥師令由虎出故嘗暴匡其後孔子過匡顏刻爲僕於是匡人因狀與虎類遂拘孔子

汶沂

【原】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

州之沂有青州之沂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即今東蒙沂山至安邱入濰者別補疏曹氏粹中曰汶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桑欽義爲在齊南魯北沂出魯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補疏此水水經注金仁山謂曾點浴沂之沂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補疏此本地志金仁山謂禹貢之沂

昔

原昔當作晝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

來但括地志以晝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補史記田單列傳正義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斶出者矣

補金仁山曰語錄謂齊有晝邑又有畫邑路史云晝邑在西安城晝邑在臨淄按佩文韻府二十六宥晝字下引孟子去齊宿於晝二沃蠋字下引史記田單傳至立爲襄王云云康熙字典日部晝字下引孟子三宿而後

出晝用部畫字下引史記田單傳至因澅水爲名也云
云畫邑晝邑判然不同毛西河謂齊有晝夜邑孟子宿
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
也且晝爲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畫邑
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
封王蠋者以燕在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畫此
說正與閻氏南北判然相證但云晝當作畫不待言然
集注本曰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原未定晝爲畫也
齊東野語引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

之畫非是而引史記田單傳畫邑注爲證邢凱坦齋通編謂孟子宿晝之晝當是畫字之誤又引後漢耿弇進軍晝中遂攻臨淄爲證此皆晝畫不分妄生異議者矣

封疆之界

原 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爲鹵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

亦可以觀世變云

【補】趙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後漢竇融傳帝賜融璽書亦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晉地理志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

東山

【原】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補註】括地志作二十五里

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補註】何氏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任

【原】任國名大皥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補註】金仁山曰任今濟州任城縣至今襲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任城縣今爲濟寧州屬山東兖州府古鄒城在今鄒縣東南六十二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

補註程是菴曰人知子路無宿諾不知宰我無宿問見墐戶錄連不誠有孚之風哉

宋滅滕

原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無乃騤與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

補史記六國表周顯王四十一年宋君偃元年宋世家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諸侯皆曰桀宋宋策康王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金仁山曰案大事記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前案通鑑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後已難詳考季彭山孟子事蹟圖譜論曰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

及陸氏纂例皆非僞事也然則合之地志水經注稱齊滅者多矣宋世家既無滅滕伐薛之言恐史記是而國策或不足憑

齊滅薛

原 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年閒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竝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資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

靖郭君冢【補註】括地志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入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補註】二語見晉書羊祜列傳首句城作營文公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脣亡哀哉

補趙順孫孟子纂疏滕國在漢沛郡公邱縣東南薛國卽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邇按春秋隱七年滕侯卒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彙纂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卽滕國也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汪氏琬堯峯庵日薛入於齊久矣自是而始築之非甫謀滅之也

轉附朝儛

原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補註按今監本毛本並無南字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有琅邪山【補註】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諸城縣今屬青州此山三面環海惟西南通陸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補註】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故閶云至琅邪亦可觀海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

此眞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並（讀曰傍）勃海以東（往東也）過黃（今黃縣蓬萊縣補註括地志黃縣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腄（今福山縣棲霞縣補註括地志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腄縣也）窮成山（在文登縣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補註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登之罘（在福山縣蓋閒蘂也補註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又云在海中文登縣古腄縣也）南罨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卽成山）射巨魚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今平原縣）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斯川秦皇

之事或曰今青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公何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以東姑尤以西昭二十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素服役於彊大者晏子所謂爲諸侯憂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

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爲作祈招之詩故獲歿祇宮

補註 昭十二年傳正義祇宮祈內遊觀之宮按祈招以止王心徵招角招亦曰畜君何尤詳同以畜止遊觀爲義然僅保其身耳未聞有見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補 史記蘇秦傳漢地理志皆云齊地東有瑯邪惟子虛賦作南有瑯邪蓋實在東南境上矣或曰山名其狀如臺或曰臺名句踐所起卽景公循海而南放乎瑯邪見秦始皇本紀正義及程大昌考古編司馬彪郡國志注是卷曰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

墓朝儛乃桓公之墓二公皆齊之先正欲觀己隱有法二公意按太公反葬于周檀弓正義云葬鎬陪文武則武陵非轉附也魏王泰謂桓公墓在牛山酈道元謂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則陵非朝儛也毛西河云轉附係轉附之譌管子戒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是也趙注云朝水名孫疏據梁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誤濰爲儛金仁山則謂朝儛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陳士元孟子雜記朝如朝夕之朝衞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諸說又各不

同按閻氏於轉附朝儛雖無確證但意其在海之東盡頭登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景公此舉但欲極觀海之樂也似為近之

地方

原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里趙肅侯曰趙地方三千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韓昭侯曰地方千里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里

補註 史記蘇秦列傳說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餘里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韓宣惠王曰地方九百餘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齊宣王曰地方二千餘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餘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

三千里加以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孟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尚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眞方也若論語方六七十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文王猶方百里起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所謂方者乃眞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

補註地理志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

師古注作鎬京

補禮記義疏王制凡言方非正方也以開方法計之有此數耳如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其餘侯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大國方百里所謂一同也方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方五十里有方七十里之半皆舉其大略之辭何屺瞻曰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算

方千里者千倍一百萬里也方百里者百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七十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五十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四十倍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三十倍九百里也二十里者二十倍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十五倍二百二十五里也按此說最明確

棠

【原】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于棠公羊稱為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為棠君是也【補註】昭二十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補註】襄二十五杜註

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卽此是也今卽墨縣甘棠鄉

補杜不言棠邑所在者因襄六年齊侯滅萊傳註云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彙纂今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卽古棠鄉也屬山東萊州府顧寧人山東考古錄當時卽墨爲齊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卽杜註萊邑

溫泉

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

溫泉也【補註】金仁山曰此沂乃出泥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朱子祗緣足未親至傅會爲一然果其言信尤與上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則朱子恭以韓昌黎李翺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補註】解浴乎沂當作沿見論語筆解朱子或問已辨其非誠以魯國無川浴之俗莫春非水浴之時會點又非川浴之人也方註浴爲盥濯祓除義較長忽又接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補註】說苑修文後如阮籍至偕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

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月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祼浴也莫春即莫春即豳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補註】巴川陽氏曰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徵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補註】見宋書禮志按後漢禮儀志祓禊注引文同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補註】女巫正義何嘗定以浴爲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補〕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按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槩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補註〕孟子正義舊題宋孫奭撰然語錄指爲邵武士人作而蔡元定猶見其人是以疏文淺陋附驥以行而已益爲信然近刻日知錄並同

【補】爾雅六達謂之莊杜註左同惠氏補註莊在鹿門之外東南門曰鹿門獄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按與城內街里名合鄧氏謂莊獄今在青州府臨淄縣北按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為齊相國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費袞梁溪漫志獄字合從獄市獄市即孟子所云莊獄之間

墦閒之祭

【按】余每讀東郭墦閒之祭者趙註墦閒郭外冢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禁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補註】劉昭禮儀志上陵注魏

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補註按魏志文帝紀無古不墓祭語而日知錄引之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雖若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名曰靈臺補註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于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于史乎周禮冢人凡

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于經乎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補註孔子世家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補周官義疏冢人凡祭墓爲尸賈氏公彥曰上文爲尸謂始穿壙時此文據成墓爲尸權乃有司舍奠於墓左亦成墓之祭案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爲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冢人爲尸則外祀可知矣然則孟子稱墦間其祭爲而竊成墓俱未可定原不

必如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也閻氏必謂此墓祭之見於經者何與又按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與上文瞷良人之所之之字緊相貫注亦不當讀東郭墦間之祭者

平陸

原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韓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葢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于不測而平陸又屬

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曰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補註]金仁山謂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之只是嚴棄之按郝氏說應本此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郎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閉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平陸屬齊西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是但平陸爲古厥國中都屬須昌故須句國非卽平陸郡國志東平國須昌故屬東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矣據此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省平陸入須昌始合爲一爾故禮記檀弓曰夫子制於中都鄭注中都魯邑名義疏案中都地後

入於齊名平陸遂爲定論

靈邱

原 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徵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補註括地志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東三十里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

【補註】趙世家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補註】絳侯周勃世家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註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補】七國時靈邱有二一屬趙以葬武靈王得名地志代郡靈邱縣是孫疏謂即齊靈邱誤矣一屬齊趙世家敬侯敗齊於靈邱是裴駰集解引代郡靈邱縣抑疏矣按趙敬侯二年周安王十七年齊康公二十年也敬侯九年安王二十四年齊威王元年也敬侯敗齊靈邱又伐

齊至靈邱時孟子未生惠文取靈邱時孟子已卒武靈王葬靈邱亦在齊宣後但靈邱亦是要地蚔鼃特以去王遠而辭焉爾楊椿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鼃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惟類顯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靈鼃字可以備補一闕

駢邑三百

原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補說仲尼篇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

百乃七千五百家騈邑今臨朐縣是〔[illegible]〕括地志郱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

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封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illegible]〕猶云七百簡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遨以書

社三百封墨子苟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補 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彙纂郱杜註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地理志齊郡臨朐注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郡國志齊國臨朐古郱邑注左傳莊元年齊所徙水經巨洋水注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按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金仁山謂玩本文似伯氏駢爲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隙士元又

謂昔其邑之人名使相駢連易於稽察故謂之駢邑二者似失之

畢郢

【案】卒於畢郢卒卽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補注】史記周本紀魏世家正義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補注】據上詔祭文王疑卽秦惠文王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補】畢郢逸周書作畢程宋敏求長安志及路史皆引孟

于文王卒於畢程呂氏春秋具備篇武王窮於畢程高註畢程畢豐鎬抱經云按畢豐不得爲一地高註非疑畢程即畢郢

明堂靈臺

原 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括地志辟雍靈沼補註水經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引水爲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補註見長安志及金仁山引程泰之雍錄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歸然獨存者豈直魯靈光殿而

已哉【補註】王逸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補】何屺瞻曰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程是卷曰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管子云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文王服事何得僭天子制或孟子托以諷梁也按詩靈臺正義據禮記盧植注謂明堂靈臺同一處隋書牛宏傳謂明堂靈臺同實異名此當與孟子所述異

高宗聖製詩三集漢明堂遺址云廢瓊遺蹤辨有無誰云公玉帶曾圖設非麟趾關雎意便建明堂意亦徒二集古泮池雜詠其五云魯僖基兆猶然在不見靈光歸獨存魯靈光殿云與此相近遺址今無可考王逸蔡邕還輟翰荒邱一過更何言則靈光不復存矣

虞號

原 虞號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西號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號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莫紗於裴駰引賈逵註曰

虞在晉南虢在虞南【補註】晉世家註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附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於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補註】玉海作二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補註】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於書亦有徵

乎余日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士蔿所築獻公都焉者余益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補按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假令晉欲伐虞可以徑至虢豈能屏障於虞者

高宗聖製文二集三傳晉假道伐虢辨曰蓋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閒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宮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實表與脣非

所謂號也此實於集解兩語形勢更覺瞭然矣

溱洧

〔疏〕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補注〕水經注鄶水從西北來注之鄶鄶朱本作潧即鄭詩溱字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補注〕鄭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補注〕毛西河詩札溱洧二水而合流於鄭溱水出鄶城西北經鄶城入洧洧水出陽城山與溱水合然後同自西北入新鄭城入邁運入潁則溱洧雖二水而已合為一矣故前可並稱曰溱與洧其下即可曰洧之外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

則曰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論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論子遂即其事以深論之云

補註 金仁山曰子產相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不可為無政但於橋道一節偶有未修舉處見有病涉者因以乘輿濟之小人無知喧傳慈惠故孟子因此一事以明為政之體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先王之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墜讀此章當知先王之制與為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修治此足為法矣 集註既音乘去聲又解所乘輿為所乘之

車【補註】趙註以其乘車渡之也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箕山之陰

【原】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補註】水經洧水注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補註】伯夷列傳正義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

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補註】以上俱足夏本紀正義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註書在藏於複壁時【補註】按後漢書本傳孫嵩藏岐複壁中數年祗云作尼屯歌二十二章至所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未知即此時否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游以質問而慮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是術善乎顧寧人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

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為諱如杜子美諸生老伏虔【補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全唐詩注伏一作服仇滄柱詳註伏當作服本用濟南伏生事何顒好不忘【補註】上兜率寺全唐詩注何當作周周好佛詳註周蔡作周舊作何按後漢書本傳字伯求本用南齊周顒事【補註】按南史本傳字彥倫曾驚陶侃胡奴異【補註】示獠奴阿段忘却胡奴為侃之子小字胡雛白題斜【補註】秦州雜詩第三忘却白題為西北邊國名雖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千載儒宗朱子稱其多精力事事都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漢有徐州刺史嵩文若問鄭周禮父雛辟

海外當問時鄭已年老昏耄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之文非忘卻乎雖然此猶儒者也若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其所著七篇於諸侯禮則未學於禹貢文則不合而獻子之友五猶且忘其三焉非彊記之難乎嗚呼吾於趙氏義復何譏

補夏本紀禹辭辟舜之子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裴駰曰孟子陽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按趙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似不如劉註之確

文王囿七十里

原 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曰那得有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補註 詩地理考）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 杜氏左傳註酆在鄠縣東有靈臺）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

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云【補註】莊二十八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爲已之禽荒較文王以利民者異一武帝爲已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異二武帝周袤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且較文王三倍而贏矣異三武帝時盡化爲腴產其賈畝一金規以爲囿殊可惜故來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芻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囿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數原具有兩說此又一說云補註後漢楊賜

傳樂極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囿
五里人以爲大此與孟子異或别有所本

補閻氏謂靈囿即七十里之囿在豐不在岐按周禮囿
人掌囿游之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孟子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
囿是小苑觀處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本都岐在位四十
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
都何屺瞻曰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
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
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

囿耳據此則靈囿是游觀小苑七十里囿乃四時田獵之所與三靈不同處趙注亦以爲在岐疑許何之說爲是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按鄭康成謂囿沼同言靈則於臺下爲囿沼據黃圖則三靈相去甚遠王厚齋因以爲即七十里之囿恐未然

幽州

原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

時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補註五帝本紀正義）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於鑿空哉穎達殆過矣

補 爾雅釋地燕曰幽州以昭余祁爲藪而北據易水是殷之幽兼周之幷也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以醫無

關爲鎮而南至淄水是用之幽兼殷之營也惟禹貢因冀爲帝都復省幽入冀舜典因冀之地廣始分冀爲幽按史記堯本紀作流共工於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於幽都大戴禮五帝德篇亦以爲堯事

崇山

原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

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庵補註丹鉛總錄詩話類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爲象郡兩漢爲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日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眞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眞郡治胥浦縣

莽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十八年改州名實本此
合之唐武德曾于咸歡縣置驩州則驩與歡同乃驩喜
之驩于驩兜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考勘然孔疏已
微發其端書經三寫烏焉成馬豈不信哉
補書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彙纂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
州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皇輿表澧州今岳州府
地理今釋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按全唐
詩沈佺期坐交張易之流驩州其初達驩州云搔首向
南荒又初達驩州云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天又嶺表

逢寒食注驩州風土不作寒食又驩州南亭夜望又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又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又荅魑魅代書寄家人云崇山歷古棠又渡安海入龍編云北斗崇山挂又從崇山向越裳序云崇山至越裳四十里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此實佺期身歷故于地理最詳但係被彈極盩覔至驩兜放所因有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之語厥後喜赦詩云去歲投荒客今春肆眚歸則同一驩州崇山也而驩兜長作南裔之鬼矣

屈產之乘

原 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 補註 穀梁范注屈邑產駿馬 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傅會為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註云晉地 補註 穀梁僖二年疏周有砥厄楚有和璞宋有結綠晉有垂棘各是國之寶物

補 晉有二屈一南屈即漢志臣瓚注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於南屈是一北屈即左傳莊二十八年使夷吾居

屈僖四年夷吾奔屈五年晉侯使士蔿築屈六年晉侯使賈華伐屈是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何休公羊注屈產出名馬之地疏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按寰宇記屈產泉名馬飲此泉者良（春秋大事表亦謂今汾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牧馬川上多產名駒接隰州界）

傅巖

原 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 補註 （地理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傭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

左傳之顯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
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補註水經河水注節文說
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
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
大非說操築於傅巖分爲騷辭則可

補書孔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酈道元云傭隱止息於
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版築圖云無論一藝未嘗試且是三
簫尚待陳效彼徵圖旋命相寧無浮議動今人汪氏瑟

庵曰按蔡傳卜築之說陋甚豈孟子亦未讀乎

孫叔敖海濱

【原】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補註】循吏列傳荀子【補註】非相篇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邑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補註】循吏列傳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邱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

相人者招聘之所新皆無甚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
籍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蔿艾獵艾獵
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爲子越
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
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薳呂臣之子呂臣繼
子玉官令尹由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
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杜註叔敖從子）徒世守封
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

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識質之世之君子

補 左僖四年傳寡人處南海杜註稱所近宣十二年以貫海濱林註實南海之濱毛西河云孫叔敖居寢邱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界于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逕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魯頌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正同按此則以期思屬海濱似無可疑者又叔敖卽蔿敖左氏尤爲確證宣十二年傳隨武子

云蔿敖爲宰註宰令尹蔿敖孫叔敖也又云沈尹將中
軍註沈或作寑寑縣也今汝陰固始縣疑沈尹卽令尹
孫叔敖蓋以所封地名之曰寑尹又曰沈尹不然何以
下文一曰令尹孫叔敖弗欲再曰令尹南轅反旆三曰
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並不及中軍一語乎盧抱經亦謂
明是一人高誘註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蔿賈之子蔿卽蔿也

莒父中牟

原黄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
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

記約畧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補】趙世家註

爲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補】何晏集解明明

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

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

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

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

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畧言之爾

【補】左定九年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杜註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按即鄭中牟今屬河南開封府者

索隱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按即閻氏所據正義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是其地也今謝山謂左傳所云中牟屬晉即史記趙氏所都漢志所云中牟屬鄭班氏誤以趙都當之臣瓚以為趙都當在漯水上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按趙鞅伐衛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又按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

南山

原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補注詩地理考引括地志云曹有曹南因名曹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補注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補注通志終南山連亙藍田咸寧長安鄠盩厔沂縣之境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補詩凡三南山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周南山也南山

雚雚傳齊南山也南山朝隮傳曹南山也詩緝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拔南山在晉禹貢詩秦風爲終南左傳爲中南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陜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亙八百餘里

淇竹

源詩集傳淇奧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補註水經淇水注又可證

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遡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今無此文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竹敝音決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竹敝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補證】爾雅釋草既分釋綠竹又兼釋簜竹及篠荊按淵鑑類函引菉王芻于草部簜竹及篠箭予木部又引戴凱之竹譜曰箘簬載籍貢名荊都箭亦爾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敝竹根深耐寒茂被淇茲注箭竹謂之箭竿一尺數節江漢之間謂之⿱竹敝據此則篠竹即箭竹與箭為徒可以作箭淮南兵畧訓淇衛箘簬高誘註淇衛箘簬箭之所出正與水經注所引淇園之竹合閻氏據此以釋菉王芻竹萹蓄異乎吾所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

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補註】以上四條俱見殷本紀正義 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補註】殷本紀正義又秦本紀正義 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補註】以上二條見玉海通鑑地理通釋 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

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補注】漢地理志注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若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補注】程是庵曰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若其一致漢書地理志及孔疏西周畿內止八百里東周畿內止六百里言千里舉成數也嵩昭日通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宗周得百里者六十四成周得百里者三十六共得百里者方千里按殷都河南河北不出冀州之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正義禹貢首冀州者尊帝都也殷邦畿在冀州域內故亦首冀州

【補】詩義折中元鳥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定都

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于隞（即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即耿書蔡傳以祖乙兩遷分邢耿為二非也）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于盤庚乃涉河而南都于殷（即西亳）從上甲微之故居然率籲眾慼未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于此而不遷書盤庚于今五邦按五邦亳囂相耿殷也

周舊邦

原 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得（[illegible]括地志故）

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故鰲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故郃國后稷所封也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郃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郃東六百餘里而合郃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遥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竝不解其故【補證】以上昭九

年傳正義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嘉也竝亟標出之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補註雍錄豳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則正義餘字又當作五十

垤澤之門

原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鳥呼呼嗟醫書一呼一吸爲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煮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補註以上見正韻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

註音去聲【補註】孟子音義呼丁火故切爲叫號之呼明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也

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阿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阿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雎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王納

諫曰聲郎氣之宣於體中者故可見移氣體

補詩式號式呼佩文韻府既引於七虞又引於七遇則號呼洶平去兼收當與趙註君自發聲之呼通朱竹垞西陂記曰宋之故城其門名見於載記者陽也見禮記檀弓亦作楊正東門左昭二十一年傳註盧也東南城門桓十四年傳蒙也襄二十七年傳桐也北門襄二十六年傳註橫也桑林也外城門昭二十一年傳垤澤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邱澤睢水也按此解垤澤最確又西門無名襄九年傳但稱西門而已又曾門見成十八年傳其闕門曰彤門見文十一年傳補註澤門之皙詩正

義引云皐門之皆按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

范

原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注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齊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補註祥是庵云蓋王子食邑在范故自范望見王子今集註删王庶子句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于深宮賜第于康衢貴仕于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于薛乎

旣思孟子書法不日之齊見王子于范而日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畧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

王子自范字而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補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士會論曰士會者士蔿之孫士縠之子豕韋唐杜之後在晉爲范氏按彙纂范晉邑戰國時爲齊地孟子自范之齊是也漢置范縣屬東郡唐改屬濮州宋以後因之今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古

范城周理表曰范在禹貢爲兗州之域在春秋爲齊西鄙聊攝地在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是蓋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季氏謂王子疑卽指墊郝氏謂爲滑王譚氏謂卽湣王子法章余謂總不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爲合關百詩又謂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與孟子適相值不知經文明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子於齊非見王子於范也曰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故曰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

魯昌平鄉陬邑

原 太史公生平所最宗尚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於其書址貫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補註 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金仁山曰在今兗州仙源縣叔梁父爲陬邑大夫故生子陬 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 補註 按史記樗里子渭南陰鄉樗里聶政軹深井里皆是 縱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 補註 以下俱見孔子世家正義

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郯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眞闕里也眞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

至河而反

原 孔子既不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補註 史記孔子世家

益足見詩集傳河廣篇衛在河北之說蓋衛本都河北懿爲狄滅戴廬于曹通典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邱通典楚邱滑州衛南縣也 補註 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楚邱滑州衛南縣竝在河南去宋都雖

陽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御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近劉日珩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南已十一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為言者其有深情焉抑大歸爲婦人所諱也眞可謂解頤新語

補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

高宗聖製詩二集河間道中雜詠其三鳴犢河云洋洋瀆

水播亭濱地豈名傳傳以入尼父迴車鳴犢殞趙邦漸亦入強秦三集詠鳴犢河云夢帝埋符胥怪誕豈堪王道輔宣尼臨河不濟原天命鳴犢名因藉以垂皆據孔子至河而反言之朱氏公遷曰襄公即位則衞國在河南此恐當作輿體不必以渡河爲說正與孔穎達漕在河南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合汪氏瑟庵曰始封之衞屬冀渡河之衞屬豫

長府

原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補註邢疏云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補註禮記明堂位正義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補註水經泗水注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

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諺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補閻意長府與季氏家實近昭二十五年傳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此即水經注宅有武子臺之確證也又意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此即論語註藏財貨曰府之確證也羅泌曰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公故九

月立煬宮緜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翟晴江曰長府葢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于已事後率魯人毁其門閎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鄰里鄉黨

原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

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卽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補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邑宰與粟九百斗凡士辭位不辭祿思辭其多故夫子告以與鄰里鄉黨集註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挾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此大司徒振窮恤貧之義與相保相受相救相賓不同

羿有窮之君

【原】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濬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補註】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按衛城當作帝城非衛南也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葢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于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于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補註】括地志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即

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補註】邢疏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鄭漁仲云羿字從羽從廾廾即拱字拱羽爲羿與伊尹之伊相類伊從人從尹以其人能尹正天下伊與羿皆因其人制字也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傅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同言之得之矣窮石即羿國洪興祖已然　晉地記云河南有窮石蓋本有窮氏所遷【補註】見史記夏本紀正義據岱南閣叢書本河南作河東

【補】左氏襄四年傳有窮后羿彙纂有窮杜註國名水經

注窮水出于安豐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于窮即此也今在英山縣境又昭二十七年業祭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即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

微箕

原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補註寰宇記微子城在潞東北三十里遼州楡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補註路史遼之楡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山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

子國于宋箕子封于朝鮮【補註】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云朝鮮地也

雖各待以不臣而迴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補】孔穎達曰鄭康成以爲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按羅泌以箕爲有虞氏後國微比爲商氏後國又孟子雜記王子干封于比故曰比干

河河內

【原】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

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
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
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補註〕世家魏古帝王之都多
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
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
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眞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
居河之濆卽日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
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鑿

矣拘矣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于河曰遷于河內入宅不嘗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自公所謂以入于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于河卻確指河內言非同爲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處心志

之所寄焉者吾不信也

補太師摯以下八人謂殷紂時人者顏師古也見漢書古今人表及禮樂志注謂周平王時人者鄭康成也見古今人表注謂魯哀時人者孔安國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謂仲尼受業之徒者張守節也見史記禮書正義禮書曰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禮樂志曰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皆本論語爲文然觀子語魯太師章則夫子與之面命也師摯之始章則夫子爲之耳聞也當以孔安國注爲正但包氏以入河爲河內而閻云河濱疑集註只是

河濱意非鑿指地名然或有誤會者濬邱之論自不可少

首陽

原史記正義【補註】伯夷列傳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補註】困學紀聞攷會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于酈注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闕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補註】酈注河水四按韓非儲說云伯夷以將軍葬于首陽山之下然後爲千古死義者快而歎周之厚也又云平縣故城有

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補註】宋本作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補註】酈註河水五蓋莫能定爾總之認餓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遯迹認餓爲恥食周粟則寧死乎虞虞揖遜區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補】首陽嘗稱首山宣二年左傳趙宣子田於首山是也書大禹謨歷山禹貢雷首春秋首戴史記西山路史蒼山合之地理今釋所云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皆爲首陽別名要之夷齊餓處斷無二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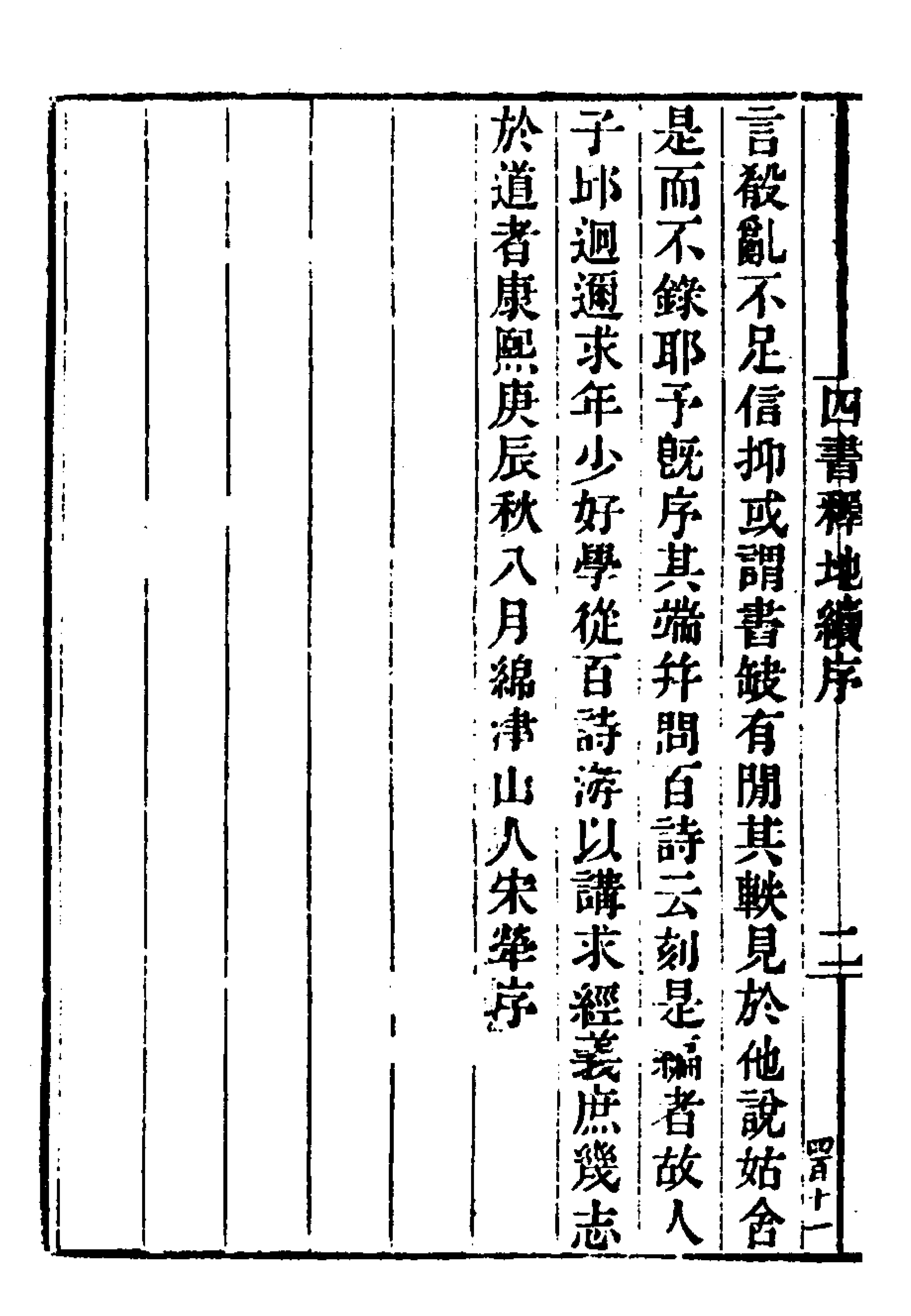
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正與論語集解合也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夷齊廟云得聖之清孰與齊首山途便此憑蹐爲傳公信及公達底較遼西復隴西則專指河東蒲坂言之文二集讀伯夷列傳云夷齊不食周粟益謂義不仕周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按此更與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伊川程氏亦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符合眞聖言皦日矣

孔子憂學之不講講非徒滕口說必學問思辨四者兼
至引據確而析義明始可羽經翼傳釋疑而解惑吾友
閻百詩氏纂著四書釋地一書予既序以版行今復續
之得八十條其援證之確如山立其義精理明如日星
昭回於天光遠而有燿也今使儒者受書必徧履九州
之地若大章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垂南極盡于北垂
考其億萬千百之數詳山海經亦誠有所不能若夫童習四
子之書其疆域形勢邑里沿革雖舉問華顛老生鮮不
蒙然張口者甚矣釋地之難也百詩學問博且審而又

思之必慎辨之必明續成是書靡有闕遺或猶疑其抵梧集註是殆不然東漢傳叔陵有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祖讓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補註】見後漢書不本傳斯言得之雖然四書地名百詩續釋益詳乃猶闕者二一如周南召南不詳其國淇澳二水不著其名是也南之為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為二南之國【補註】按周書史記解南氏以分孔晁注云二臣所以分國惟酈道元江水注引周書始云南氏用分為二南風也及韓嬰序詩之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水經注引【補註】酈道元引韓嬰序詩下即云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按呂覽云塗山氏之女侯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

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詩地理考
引程氏云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
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信矣
據此則南音出於南國實周南召南所出故閻氏又總
據程氏說爲樂名此據鄘
氏誤爲國名二而一者也
淇澳之爲二水也見博物記
後漢郡國志注引之
云有奧水流入淇水補注見
河內郡共本國淇水出沽
又見
水經注云肥水謂之澳補注詩地理考水經注美溝水
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按鄘
道元淇水注云泉南注淇水爲肥泉故衛詩曰我思肥
泉自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日肥然
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
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又見正義引陸璣說云
璣
以淇澳作一水補注按陸氏毛詩草木疏淇澳
二水名但以淇澳傍生菉竹爲一草名非是
百詩博
極羣書其說是非亦宜折衷乃絶不之及何也豈以摯



言殽亂不足信抑或謂書缺有閒其軼見於他說姑舍是而不錄耶予既序其端并問百詩云刻是編者故人子邱迴邇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以講求經義庶幾志於道者康熙庚辰秋八月綿津山人宋犖序